

萤窗夜话

萤窗夜话

◎靡宝 / 著

畅销小说《歌尽桃花》作者
古言大神靡宝执笔幻想传奇

／ 缔造《飞·魔幻》连载神话 ／

东方神灵主宰七件古物、异域长存延续不朽篇章
滴仙师父 / 彪悍师姐 / 萌帅徒弟
三人带你辗转恩怨纠葛的幻想时光

／ 异国他乡的师徒情谊
烽火乱世的逐爱之旅 ／

消逝和永存，哪个更有意义？凡人和仙人，谁更幸福？
即使生生世世地分离，也要生生世世地爱你

黄窗夜话

黄窗夜话

◎靡宝 /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萤窗夜话 / 靡宝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 7

ISBN 978-7-5399-6168-2

I. ①萤… II. ①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0563号

书 名 萤窗夜话

作 者 靡 宝

选题策划 飞魔幻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杜依晴

责任监制 刘 巍

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芳英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23 千字

印 张 18
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,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168-2

定 价 24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Y I N G C H U A N G Y E H · U A



Y I N G C H U A N G Y E H U A



第一话

故人香



纽约，布鲁克林。4:22 PM。

天色阴沉的傍晚，天空飘着细雨。落叶堆积在街边的小水洼里，行人匆匆踏过。觅食的鸽子在街角小喷水池边，啄食着地上的饼干屑。

喂鸽子的是个孩子，不过六七岁，亚裔面孔。他搂着一个大书包坐在长椅上，双脚悬空，荡来荡去，百无聊赖。

行人忍不住朝他多看几眼。这是谁家的孩子，放了学不回家，亦没有大人陪伴？

孩子撒出一把碎饼干，更多的鸽子扑了过来。孩子脸上的寂寞写得清清楚楚。

行人皱眉摇头。恰好电话响了，他转回了注意力。

街对面有人呼唤了一声，孩子噌地跳起来，抱着书包就朝那边跑去。鸽子们惊慌地扑棱着翅膀飞起，迷住了人们的眼睛。

孩子兴冲冲地从男人身边跑过。男人看着他过了马路，跑到一个高个儿男孩身边，两个人手拉手地走进了地铁站。

他笑了笑。大概是那孩子的哥哥来接他了。

“乔治，你还在吗？”电话里的人问。

“哦，在的。放心，东西在我这儿……”话语戛然而止，男人伸手摸口袋的动作停住。

里衬的口袋里空无一物。

“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”对方焦急地问。

“该死的！”男人狠狠地瞪向街对面的地铁站入口，那里哪还有孩子的身影。

“我被偷了，马克。是个小崽子！告诉强尼，我们一定要把东西追回来！”

9:47 PM。

夜晚的唐人街，灯火通明，人潮熙熙攘攘。

两个孩子在人群里见缝插针地穿梭。因为身材瘦小，动作敏捷，他们一路钻过来，也并未引起游人的不满。倒是在后面追着他们俩的几个大汉，在人群里横冲直撞，惹得行人抱怨连连。

“Seven，快，这里！”高个儿的男孩拉着矮个儿的钻进了一条小巷子，将汹涌的人潮抛在身后。

两个孩子撬起一个下水道井盖，如同耗子似的钻了进去。里面一片黑暗，四通八达但是两人轻车熟路地踏水而行，显然早已经摸熟了地形。

“就在前面。Five 负责接应我们。”

“等等！”矮个儿的孩子忽然拉住了同伴，“我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对。”

“哪里不对？”高个儿问。

宽大的下水道里充斥着潮湿的腐臭，可孩子敏锐的鼻尖却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血腥气息。不仅如此，他感觉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波动。

孩子低声说：“糟糕，我们被埋伏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同伴低呼。

“撤！”孩子拉着同伴的手朝另外一个岔口跑去。他们跑到一处管道枢纽处的天井，正要爬上梯子的时候，他身体突然一震，猛地一把将同伴推倒在地。

“砰——”

一颗子弹击中了梯子，弹出一个火花。

光线照不到的下水道出口，两个持枪的男人走了出来。后者犹如拎着一只死狗一般，将一个红头发的孩子丢了出来。

Seven 只看了一眼那孩子模糊的身影就知道，他已经死了。

“Five！”同伴低呼。

Seven 压下了男孩的肩膀。

男人走了过来：“把东西交出来。”

“东西不在我们这里。”Seven 冷静地说，“我们已经把东西转移了。”

“可不要以为你们是孩子我们就会仁慈。”男人用枪指着高个儿男孩的头，“死了的那个小东西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。东西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是来交接的。现在，把东西给我，我保证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。”

Seven 身体打了一个寒战。

清冷的月光从头顶的天井照下来，远处街市上的热闹随着这微弱的光芒溢了下来，落在孩子身上。他抬起了头，露出一张精致的面孔。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亚裔孩子，即使才在下水道里摸爬滚打过，但是依旧俊秀得像画里的小童一样。

男人饶有兴趣的目光在孩子稚嫩的面孔和瘦小的身材上打转。

“或许，我也会饶你一死。你有更好的用途。”

Seven 露出了孩童的恐惧。他瘦小的身子瑟缩着。同伴和他依偎在梯子边，瑟瑟发抖。

“得了。”另外一个男人不耐烦地说，“不过是两个小孩子，能有多大能耐？把他们抓过来，朝他们屁股上拍几下，然后把东西搜出来吧。别浪费时间。”

男人哈哈一笑，晃了晃枪：“听到了吗？你们这两个小野种……”

电光石火之间，Seven 一跃而起，犹如一只野猫扑了过去。他左手

的帽子罩住了男人手里的枪，右手握着一根从梯子上掰下来的铁条，将它准确地插进了男人的左眼。

枪声再度响起。凌乱慌张，夹杂着叫骂声——

6:50 AM，唐人街。

容婧按下闹铃，打了个大哈欠，翻身起床。她抓了一个发圈把头发随意一扎，穿着软底拖鞋朝厨房走去。比萨也打了个哈欠从窝里跳起来，摇头摆尾地跟在她脚后。

容婧打开冰箱，取出牛奶、鸡蛋准备做早饭。

容婧忽然皱眉。鸡蛋怎么少了两个？牛奶也只剩半盒。四个苹果现在只有三个，面包也被什么人扯去了一块。

她凶狠狠地瞪着脚边的比萨：“说，是不是你半夜偷吃？”

比萨无辜地伸着舌头，摇着尾巴。

难道是师父半夜起来吃的？

容婧撇了撇嘴，把这种大不敬的想法从脑子里抹了出去。她直起腰，关上冰箱门。就在转身之际，身后起了一阵轻风，一只冰凉的手放在了她的脖子上，一个尖锐的东西准确无误地卡着她的喉骨。

“别动！”

手里的鸡蛋啪地掉在地上，摔了个稀烂。比萨这只没用的笨狗这个时候反而呜咽着缩到了吧台底下，根本不敢出来。

容婧闻到了浓重的血腥气。那只手还很小，那个声音也充满了稚气。但是其中冰冷的威胁却让容婧不敢掉以轻心。

“嘿，哥们儿，你要是想要钱，都在我的外衣口袋里，你可以全都拿走。别伤害我，我不会报警的。”

瘦小的手抖了抖，不稳的气息从身后传来。尖锐的东西刺痛了容婧



的皮肤，她翻了个白眼。

“你受伤了？急救箱在客厅。”

“闭嘴！”

果真，很稚气的嗓音。

容婧嘴角轻挑，猛地转身，一记手刀朝对方脖颈砍去。

可没等她碰到对方，那人就软软地倒了下去，手里的尖锐物体也掉在地上。是一片指甲盖大的碎玻璃。

容婧小心翼翼地掀开那人夹克的帽子，看清了他的长相。她“哎呀”一声叫了起来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容婧丢下孩子，噤噤地朝楼上跑去，“家里来了只小耗子！”

2:15 PM，唐人街。

Seven 醒了过来。

他并没有立刻张开眼，而是一动不动地躺着，通过感觉探知着周围的一切。同时，之前的经历涌上了眼前。

Five 死了，被逼供打死的。Six 也死了，逃跑的时候不及时，被子弹打中了腿。他不得不放弃他独自逃走，然后看着那个人走到艰难爬行的 Six 身边，朝着他的头扣动扳机。

也好，都死得还算痛快。

只有他逃出来了。他也没有逃远，在唐人街找了一个僻静又宽大的屋子，从后门翻了进来。然后，那个女孩……

屋里很静，有股沉沉的幽香，馥郁素雅。

Seven 终于张开眼。屋内果真无人。

这是一间中式的屋子，门窗摆设都是红木。这种装修，在唐人街也

算普遍，只是别家的家具并没有这家的精致贵重。

他身上的伤已经都被处理过，上药包扎，连衣服也换了，却是女生的款式。

他下了床，慢慢地朝外面走去。

走廊很长，点着灯，一间间房屋的门紧锁着。空气里充满了一样的波动，这让敏锐的孩子感到不大适应。他躲闪着走着，额头渐渐浸出汗水来。

楼梯口，一只肥滚滚的腊肠犬正口水吧嗒地啃着一根狗咀嚼棒，看到Seven，警惕地呜了一声。孩子不动声色地稍微释放了一点意念，狗就惊慌地叼着食物缩到了楼梯后面。

“哎呀，你醒啦！”女孩子清亮的声音从上传来。

Seven抬头，看到女孩从楼梯口探出来的脑袋。正是他之前威胁过的那个女孩子。

容婧俯身看他：“你没事了？倒是命大。衣服穿着还挺合适的嘛。”

Seven不自在地扯了扯身上的衣服。容婧比他大个三四岁，她的衣服穿在他身上还略有点大。

“我就知道你听得懂中文。”容婧笑了，“上来吧，带你见个人。”

楼上才是一楼。一张绣着工笔花鸟的轻纱屏风把前后堂分开了来。前堂是家铺面，可是很静。Seven是知道的，他昨天挑的是一条很深很静的巷子。

容婧带着他绕过屏风走了出去：“师父，他醒了。”

一个年轻男子放下手里的东西，转过头来。他柔软的黑发从肩上滑落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。

“醒了就好。饿了不？”

“我去把粥热了。”容婧又转身去了厨房。

这间店铺不算大，布置得很精致，窗明几净，一只黑玉蟾蜍伏在一个盛着清水的瓷盅沿上，嘴里吐着袅袅香烟。

这里同唐人街里常见的卖伪古玩旅游用品店没什么区别。但是店里摆设着的每一件器具，不论是花瓶还是碗碟，字画还算珠宝，都散发着那股让人不舒服的波动。

孩子的目光转向男子刚才正在摆弄的那个器具上。那是一个翡翠香炉，也不知道被谁摔得四分五裂，正补上了一半。

香炉温润如水的表面折射着妖异的光彩。孩子的眼睛被那光晕迷住，恍惚之间，无数景象、声响，纷至沓来。

男人、女人，欢笑、哭泣，还有靡靡的乐声，夹杂着枪炮轰鸣，而后是铺天盖地的猩红。

Seven 双膝一软，身子被人扶住。

男子抱起了他，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。他是成年体魄，抱一个孩子，犹如抱着一个小动物。

“真是敏感。我果真没看错……”男子带笑低语。

Seven 头晕眼花，心跳急促，呼吸渐渐窒息。

“放松……”男子微凉的手放在 Seven 滚烫的额头上，“听我的话，吸气，慢慢地再呼气……”

一股凉意从太阳穴涌了进来，让孩子的大脑渐渐恢复了清明。模糊的视线对焦在男子玉色的衣衫上，原来那面料上用同色的丝线绣着繁复的花纹。他身上有股很好闻的气息，清爽干净，像是雨后的草地。

“发作啦？”容婧的大嗓门插了进来，“果真好敏感。”

男子后退一步让开。

容婧把一碗瘦肉粥塞到 Seven 手里。

“我叫容婧，你也可以叫我琳希。这是我师父，你叫他容先生就行。你在这里很安全。呵呵，在中国城，没人敢得罪师父。”

“婧儿。”

容婧吐了吐舌头。她不过十二三岁，白皙的鹅蛋脸，杏目长眉，笑起来露出一排不大整齐的牙齿，一派娇俏天真。

Seven 警惕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扫着。

容老板一摆衣袖，坐回了工作台后，一边低头继续摆弄那尊香炉，一边淡淡道：“追你的人，已经被打发走了。”

Seven 眼神一闪。

容老板继续说：“你把重要的东西弄丢了，估计回去了也不会被善待。你想好今后怎么办了吗？”

孩子没出声。容婧倒是满怀怜悯地瞅着他，说：“师父，我们收留他好不好？他可真漂亮，我一直想要个漂亮的小弟弟。”

说得好像要收留一只狗。

腊肠犬气呼呼地喷了喷气，趴在容老板的脚边。

“婧儿，他是个人。”容老板提醒道。

“店里也缺人手呀。”女孩笑吟吟道，“把他丢出去，不出三天，不是被杀死街头，就是又被哪个团伙招去做贼。”

她的话字字如刀，一点都不顾情面。

Seven 凶狠地瞪着容婧，她也满不在乎。

容老板无奈一笑，朝 Seven 招了招手：“你过来。”

Seven 自从接任务以来，从未听过外人的指挥，可这个男人身上有

股让人难以抗拒的力量，他不自主地就走了过去。

男人白皙修长的手握着手，摸了摸他掌心指腹上的茧，问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Seven 终于开了口：“应该是八岁。”中文说得还算字正腔圆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Seven。”

这只是一个编号。他是孤儿，记事起就和一群孩子关在基地里接受训练，大家的名字都是编号。他的编号是他拼命得来的，意味着他在所有出师的孩子里，排名第七。

男子目光轻柔地看着他，说：“你是否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会特别敏锐，对各种事物都有第六感？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，听到别人听不到的，对吗？”

Seven 浑身一震。这是他的秘密，连他身边的同伴都不知道。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？

男子浅浅一笑，执着孩子的手，朝着那尊修复了一半的翡翠香炉上摸去。Seven 想要瑟缩，但是身体却不受控制。

“别怕。”男子温言细语，“我是让你了解一下你自己。你知道吗，你是个被神祝福的孩子。”

他？一个不知父母的孤儿，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长大的孩子，偷过东西，杀过人，运过毒品和武器。他早慧，知道自己卑贱肮脏，没人在乎自己。

可是这个男人却说，他是被神祝福的孩子。

手贴在了香炉上，冰凉温润的感觉传了过来。一刹那，无数光影声乐迎面袭来，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绪，鼻尖闻到一股清爽的芳香。再然后，他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
有人在耳边低声呼唤：“陛下，陛下？”

他回过神来，仿佛大梦初醒。

深宫华堂，帷帘低垂，灯火通明。座下，执箫抚琴的宫女，舞扇振袖的舞姬，全都屏气凝神地望过来。空气里氤氲着馥郁的龙涎香，混合着殿外薄纱遮掩下的夜花香气，直叫人沉醉。

那人轻声说：“陛下可是累了？”

他笑着轻轻握住那双白皙柔软的手，道：“花香夜浓，歌舞升平，一时走神罢了。皇后不要担心。”

身旁女子盈盈一笑，月华皎皎。殿中歌舞再起，在座臣子王公无不带笑相看。

他想起来了，自己正是越国皇帝，少年登基，至今还不足十载。他是先皇长子，母亲贵为皇后，他出生起就被立为太子。他并不是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但算是最勤勉的。登基以来，他虽不能像祖宗前辈一样开疆扩土，但也能守着江山，整顿吏治、招贤纳士。

说道开疆扩土，他的目光落在手边矮几上。那里摆着一尊翡翠香炉，正是他在外镇守边关的四弟这日才进献上来的宝物之一。

那是一尊晶莹水润的翡翠香炉，由一块整玉雕刻而成，每一道起伏都温润亮泽，翠绿欲滴。整个物件外精内华，分外夺目。

“晋王所献的这尊香炉，看来甚得陛下欢心。”右首一位青衫男子道。

他笑道：“四弟在边关苦寒之地，为我大越镇守国门，劳苦功高。其实只要他一切安好，朕就宽心了。”

青衫男子道：“陛下和晋王兄弟情深，已经偏了心，凡是晋王送来的，都是举世无双的宝贝。”

他笑了，身边皇后也笑，于是众人都笑了。

他笑着转向皇后，低语说：“梅萼倒还和往常一样，多喝了几杯，就会拿朕打趣，全无君臣之分。”

皇后斟酒，温婉浅笑道：“还不是陛下惯的。”

他接过酒，细细抿了一口，转着酒杯，道：“我听说你最近又犯了头疼的毛病，夜间睡不踏实。这香炉不如放你宫中，焚点安神的香也好。”

“臣妾已经好多了。”皇后眼帘低垂，避开他的目光，“那香炉是晋王对陛下的一片心意，臣妾怎么能夺美。”

宴会通宵达旦，帝后早早离席，也让臣子少些拘束。他还有奏折要批阅，便将皇后送至朝阳宫门口。

夜色里，那娉婷的身影被宫娥簇拥着隐在深深的宫道尽头。他也真想在这时唤一声，不是叫她皇后，而是叫她的名字，问她，你可回心转意，今夜可愿留下来。

但是直到最后一点灯火消失在宫道深处，他的话也没有说出口。

世人皆知帝后情深，陛下除了皇后外，只象征性地立了两位妃嫔。皇后未有生育，因为登基数年没有儿子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大臣们就会上书求皇帝选秀女充实后宫，皇帝怕让皇后担了善妒的名声，终于纳了两个妃子。幸好王嫔一幸有孕，生下了皇长子，赵美人后来又生了两个公主。闹腾的大臣们才算安歇了点。

皇后是张太傅的独女，温婉端庄，知书达理，素有才名，是京城闺秀中一枝傲雪独立的美容花。但是对于皇帝来说，皇后只是他的芷环妹妹，是那个在冰天雪地里，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小暖炉的女孩。

一回忆起来，往事就有点久远了。

太傅入宫给还是太子的皇帝授课，和善博学的太傅显然比只知沉迷